

战衡阳

却却 著

让人成长的
不只爱情，还有战争

《战长沙》作者全新一力作

蒋胜男、酒徒、流浪的军刀、
庄秦、骠骑、蛇从革倾情推荐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4677.

战 衡 阳

·
却
却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衡阳 / 却却著. --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193-0387-7

I. ①战… II. ①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8902 号

责任编辑: 杨 青
封面设计: 仙境设计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网 址: www.qypublish.com (官网书城)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 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柏力行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6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93-0387-7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10-65263836

目 录



- 001 ◎ 楔子 巧庄·孤山·衡阳
- 007 ◎ 第一章 孤山之岛，衡阳之害
- 023 ◎ 第二章 素素的嫁妆
- 042 ◎ 第三章 江习庄的手表
- 069 ◎ 第四章 山雨欲来
- 085 ◎ 第五章 孤山之乱
- 101 ◎ 第六章 母亲和母亲
- 117 ◎ 第七章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 133 ◎ 第八章 危机四伏
- 150 ◎ 第九章 胡素素出嫁
- 183 ◎ 第十章 汪嘉先之邀
- 195 ◎ 第十一章 求学难
- 212 ◎ 第十二章 火烧巧庄
- 225 ◎ 第十三章 江上江下
- 238 ◎ 第十四章 身不由己
- 255 ◎ 第十五章 离乱苦

目 录



- 269 ◎ 第十六章 遇匪
- 282 ◎ 第十七章 芷江和蓝陵
- 292 ◎ 第十八章 陷落衡阳
- 303 ◎ 第十九章 营救秦满江
- 316 ◎ 第二十章 自投罗网
- 329 ◎ 第二十一章 逃亡
- 347 ◎ 第二十二章 染血的嫁衣
- 367 ◎ 第二十三章 复仇的火焰
- 384 ◎ 第二十四章 为生而战
- 402 ◎ 尾声 胜利之归

楔子

巧庄·孤山·衡阳

民国31年6月 衡阳 孤山镇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巧庄师范”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下面，规规矩矩写着两行对联。江边水雾迷蒙，站在校门口的人也许是太瘦削单薄，与这些字同样难以看清楚。

上课的钟声刚刚敲响，校长江习庄就已经站在校门口迎接学生。仍然是那身洗得发白的土布长袍，仍然是谦逊温柔的微笑，从第一天站到这里，已经过去整整二十年。

二十多年前求学长沙时，同学们有人立志武力救国，有人立志实业救国，也有人立志以笔为枪，唤醒大众……人生跌宕，其他人都渺然尘埃，只有他和汪淑余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妻踉踉跄跄实现了磨血育人的理想，让巧庄师范成为全国教育的模范。

“江校长好！”陆续到来的学生不停鞠躬问好，他也不厌其烦回应，让大家快进教室不要乱跑。

汪淑余抱着一件衣服过来给他披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江边早晚风大，多穿点。”

江习庄赔笑：“知道了，知道了。”

汪淑余捋好头发，和江习庄站在一起，如同二十年前的那个早晨。江习庄一点点看着她一头青丝过早地变白雪，默然扭头，在湿漉漉的风

中湿了眼眶。

汪淑余的得意弟子张清荷走来，躬身问好，汪淑余把她拉到一旁，轻声问道：“你妈妈咳嗽好点了吗？”

“好了，您介绍的刘大夫真是神医，三服药就吃好了。妈妈说明天不上课的时候登门道谢。”张清荷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汪淑余心头一轻，催促她回教室上课，张清荷走了两步，突然回头讪讪道：“汪老师，您的女儿……”

提到这个捣蛋鬼，江习庄立刻紧张起来：“巧七怎么了？她闯祸了？”

张清荷有些后悔在恩师面前提这个话题，敷衍两句要走，汪淑余一把拉住她：“她是不是欺负哪个同学？你告诉我，我去治她！”

有人撑腰，张清荷胆子也大起来，从书包里倒出一大坨纸团，全部用书本团起来的大纸团。

不用说，这又是巧七干的坏事，汪淑余捡起纸团，一把拉住张清荷就走：“我让她来跟你赔礼道歉！”

江习庄颜面全无，低着头直叹气：“清荷，我一会儿领到新书给你送过去。”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张清荷突然哭得歇斯底里，“我爸爸本来就不让我读书，听到什么风声肯定会打死我的……”

张清荷的父亲是衡阳当地驻军团长，脾气暴戾，无法沟通，要不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依张清荷这样内向清冷的性子，绝不能有这样不顾形象的一哭，看来还得从家庭的源头解决这个好学生的后顾之忧……

巧七屡次针对她，归根结底，是因为汪淑余喜欢好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在她们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自家顽劣的女儿倒是爱管不管，不用说，这又让巧七打翻了醋坛子……

江习庄一边迎着同学们一边内心翻江倒海，一个泥人一般的学生气势汹汹走来，铁塔一般戳在他面前。

江习庄上下打量：“我是江校长，请问……”

泥人跺脚大吼：“你就不能管管你的女儿！她骗我说学校在山里！”

要不是山上的猎人，我说不定就被狼吃了！”

一转眼，校门口已经围上来许多学生，江习庄环顾无数好奇的、愤怒的眼睛，无数起哄的、告状的言语，不堪忍受，满心疲惫地挥手，“你们的事我一定好好处理，快去报到吧。”

“江校长，我叫郭怒！”泥人用力一抹脸，这才见着白白胖胖的真模样，口气也比刚才谦逊几分，还带着几分哽咽，“浙江又打仗了，我是逃出来的……”

“孩子……”江习庄握住他的手，刚想安慰两句，这一声好似触动了什么机关，郭怒噉的一嗓子号啕大哭，脸上泪水泥水还有不知何时受伤的血水混成一条条小溪，潸然而下。

有人开了头，校门口的哭声顿时此起彼伏，江习庄便不再劝，浩浩荡荡带着这样一支哭得不成样子的队伍走进校门，一路上花草生机盎然，粗大茂密的树木高耸入云，校舍明亮如新，哭声渐行渐消，校园深处，笑声突然爆发出来。

校门也缓缓关上，将一个战火纷飞的乱世隔绝于外。

上课的钟声刚刚敲响，一双大眼睛从莲湖小院后院的美人蕉丛里冒出来，美人蕉开得正好，娇艳的花叶上露珠晶莹闪烁，不过，这双眼睛灵动美丽，光彩夺目，就连露珠也要逊色几分。

“巧七，快起来！”十多年来，江月明的喊声总是跟上课的梆子声同时响起，让人不厌烦也难。巧七皱着一张苦瓜脸从花叶中站起来，拽了拽扎得歪七扭八的小辫子，搓搓手，迅速踩着墙砖往上爬。

“巧七，你又闯了什么祸！妈妈让你去她办公室！”

话音刚落，巧七蹿上墙顶跳下去，身手一看就是练习多次，堪比飞天大侠。

江月明端着一碗红薯粥走来，看到倒伏的美人蕉，怒骂：“兔崽子！又跑了！”

家里米缸都是空的，她跑出去自然是为了混吃混喝，所以，追还是不追，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江月明摸了摸咕咕叫的肚子，捏着鼻子

把寡淡无味的粥灌进肚子，决定先去钓几条鱼改善生活，再剪好所有“囍”字和窗花，做好成亲前的一切准备……他无奈地摇头，不知该不该可怜一下自己，哪怕是结婚这么大的事情，这个家里还是谁也指望不上，只能自力更生。

江边的早晨总是比别处要来得晚，因为带着迷蒙雾气，整个孤山镇乃至衡阳城都慵懒起来，该开门的总是想拖一小会儿，要上货的也喜欢就着清甜的江风打个盹儿，顺便在清早开张的茶棚粥铺米粉馆子里混个肚儿圆。

江港街还没有什么人，青石板路上洗得干干净净，光芒闪闪，春风酒庄的幌子随着微风飘摇，在雾气里格外招眼。

丁零零……一辆单车横冲直撞而来，车上的唐东安穿着一身花西装，衣襟敞开，头发飞扬，笑容灿烂。

哪里有唐家这位外号“红漆马桶”的三少爷在，哪里的动静就小不了。寥寥无几的路人生怕招惹这尊瘟神，纷纷闪避，除了情窦未开的小姑娘冲着这身好皮囊一双眼睛全黏了上去，老老少少皆是满脸不屑或者满面怒容。

春风酒庄空无一人，高高的柜台后，贵为衡阳木业联合会副会长和孤山商会会长的唐平南竟然在亲自记账，不过，这个账目算起来可不甚愉快，每一笔下去眉头就纠结一分，每列出一笔账目怒火就高涨一分。

“刘叔，赶快……”唐东安一头扑进来，赫然发现人不对，顿时呆住了，“爸爸……怎么是你……”

唐平南冷冷道：“刘先生已经辞职不干了，他说伺候不起你这大爷。”

“他怎么能这么说话！”唐东安一巴掌拍在柜上，愤愤不平。

唐平南怒极反笑：“唐东安，今年花了多少钱，你心里有数吗？”

唐东安察觉出危险，悄然退后，发现身后堵着两个五大三粗的伙计，大惊失色：“爸爸，你想干吗？”

唐平南冷冷道：“不说清楚这些钱用在哪儿，今天你别想出门！”

唐东安举手投降：“我说！我说！”

唐平南拿出账本拍在柜台上：“过来！”

唐东安目光贼溜溜瞥了一圈，挠着头凑上来看账本，刚一翻开，突然惊叫一声，将账本丢向门口一个伙计，趁他去捡迅速逃之夭夭。

巧七和唐东安会合于望江渡口，在酸涩江风中哆哆嗦嗦一阵，可怜巴巴地你看我我看你，半点主意都拿不出来。最后实在饿得难受，巧七眼珠子一转，豪气干云挥手，“跟我蹭饭去！”

孤山镇上欢迎巧七和唐东安的不多，唯二对他们敞开大门的，一个是警察所，巧七的小舅汪争光在这里做警察所所长，另一个就是小警察赵理的家。

赵理的家在上正街尺八巷9号，唐东安脖子上套着巧七的褡裢，而巧七双手向后抱着褡裢，拖着唐东安走来。

门上铜环摇晃，一只手拉开门，听到动静，又迅速关上。

巧七伸长脖子叫嚷：“罩子哥……”

赵理从小长得矮矮胖胖，像极了衡阳特产——用长岭古道中竹海中的竹子做的箬篱，自从巧七叫出这个名字，他的真名渐渐被人遗忘，他不乐意也只能接受，不过，他在警察所混开之后，人们都要恭恭敬敬叫一声赵警官，叫罩子的越来越少。

门开了，赵理一身警服，一边扣扣子一边走出来，笑嘻嘻道：“饿了吧？想吃什么？”

“我不饿，一点也不饿。”巧七讪笑连连，肚子咕噜咕噜的声音同时响起。

巧七和唐东安面面相觑，巧七一巴掌拍在唐东安肚子上，唐东安委屈极了，指着她肚子嚷，“明明是你！”

赵理哈哈大笑：“去平安码头吃碗鱼粉，挂我的账。”

又蹭了顿饱饭，巧七挤出谄媚的笑脸，拔腿就跑，笑声传出老远，“附送一个糯米粑粑……”

“糯米粑粑分我半个！”唐东安挥舞着双手紧追，“等等我……”

赵理笑容收敛回头，已经辞职不做的唐家账房刘先生探头出来，四处看了看，确定那两个都跑了，这才小心翼翼道：“赵兄弟，这钱……”

赵理转眼就变了张冷脸，“唐家这活宝账都算不清楚，这笔钱全裁给他也不怕。”

刘先生嘿嘿一笑：“汪所长那……要不要打点一下？”

“那当然，汪所长向来要大头，不过，看在您德高望重，就跟汪所长一样拿四成吧，我赚点辛苦费就成了。”赵理看他笑容僵在脸上，正了正帽子，淡淡一笑，“刘先生，这么一大笔钱，你不会舍不得吧？”

刘先生强笑，抱拳道：“不敢不敢，那就告辞了！”

赵理也客客气气抱拳：“不送！合作愉快！”

第一章

孤山之岛，衡阳之害

战时的衡阳号称有“三害”，一是鬼子，二是大水，三是“三七小浑蛋”。这里的“三七”，一个是唐平南之子唐东安，也就是唐三，一个是孤山岛上巧庄师范校长江习庄的宝贝女儿江月弯，衡阳人皆不知其名，只知巧七。

唐东安向来以“花花大少”“败家子”“红漆马桶”等各种不太中听的外号闻名衡阳，至于这个巧七，这么俊俏一个小姑娘为何会成三害之一，那就说来话长。

湘水自北向南蜿蜒而下，流经衡阳时，大概是看上了这方水土的美丽，狠狠拐了道弯，形成一个小小的岛，名叫孤山，此岛自从宋以来就以孤山书院闻名于世，以此为基础又形成小小的集镇孤山镇。

孤山镇依托衡阳这个大靠山，发展迅速，水运发达，陆路交通也十分便利，自古就是湘潭攸县衡州醴陵的大货仓，北去长沙、武汉，南下广州，还有几百年的长岭古道通往西南各方。

孤山镇概况总结起来就是三街九码头七十二客栈。古码头传承至今，天下闻名，除了商会会长唐平南为了生意便利新修的唐家渡，其他沿江依序排开的十多个码头也并入衡阳的码头大军，全都有几百上千年历史，最常用的是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平安码头、望江渡和夫子渡。

三街是江港街、上正街和下正街，街面全用齐整划一的麻石铺就，江港街沿着湘水而上，直到湘水与玲珑河的交汇处。街上有本地外地的

货栈百多家，上海的日用品、苏杭的丝绸布料、洞庭湖的鱼干粮食、衡阳云雾茶、祁东草席、醴陵瓷器、长岭竹木、茶陵铁锅、湘潭莲子等各地特产应有尽有，十分繁华热闹，七十二家客栈大半都在这里，最豪气派的要数平安码头旁的孤山驿客栈，这也是达官贵人专门的落脚地。

在江港街南可停泊大船装卸货物，平安码头在江港街中段，南来北往的客商川流不息，望江渡在玲珑河和湘水汇流处。玲珑河恰如其名，是湘水一条浅浅支流，将孤山岛和孤山镇隔离，亦将孤山东南的十方乡劈成两半，一半是广袤田地，一半是山林竹海。

夫子渡在孤山岛上，传说朱熹曾在此下船观景，在岛上的孤山书院停留多日，如今夫子渡成了巧庄师范学堂师生的专用渡口，和望江渡隔河遥遥相望。

孤山岛原本叫作狮子岭，形如卧狮，上有一个破败的孤山书院，一直由衡阳劝学所所长汪嘉先执掌。二十多年前，江习庄夫妻从长沙读完师范，放弃各地的高薪延揽携手归来，耗尽家财在此开办巧庄师范，江习庄的妻子汪淑余忙碌之余还开办了识字班，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来读书识字，衡阳教育就此开创一个新局面，并逐步成为湖湘乃至全国的标杆。

江习庄的家就建在巧庄师范旁边，不过简陋的两进小院，却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莲湖小院。提起江习庄，孤山的姑娘媳妇们都恨不得成为他的女人，成为他的女儿，或者成为巧庄师范的一分子。若是没有比较，浑浑噩噩一生也就算了，如今有了巧庄的女人做比较，大家发现这个世界并不仅是男人说了算，女人也能读书教书做体面的工作，受人尊敬，被男人视为珍宝，谁还甘心做他人附庸。

对于女人这些不切实际的美梦，男人都只当笑话来听。江习庄还有一个外号叫江叫花子，为了办学四处找人借钱，亲朋好友人人避而远之，更有甚者，他卖掉江家在长沙衡阳的所有房产，还试图变卖江上村老宅良田，气死自己父亲，逼得母亲江桂子把他们夫妻赶出家门，断绝关系，这才保下最后的家业。汪淑余也不遑多让，传说中她为了争夺家产逼得抽大烟的大哥大嫂自杀身亡，被汪嘉先祖孙三代联合轰出汪家，

是孤山远近闻名的母老虎，对哭闹不休的小孩子来说，提“汪老虎”的名字比狼来了还有效。

再者，江习庄夫妻一心扑在学校，一双儿女都是放养，儿子月明天资聪颖，以神童著称湖湘，自幼和汪嘉先领养的孤女胡素素定亲，只因大家凑在一起就要吵个你死我活，加上莲湖小院天天闹钱荒，根本筹不出结婚的费用，婚事一拖再拖，最后才由巧七鼓捣出一番动静，逼得镇长秦木森出面调解，让汪嘉先答应从简，把婚礼时间定在这个月月底。

而女儿巧七谁也管不了，把聪明劲都用在调皮捣蛋上，成绩一塌糊涂，成了远近闻名的“鬼见愁”。

晨曦从书房里一排排的书架透过来，洒在大书桌上，桌上的字迹在五彩斑斓之中越发遒劲有力。

屏风后，秦满江皱着眉缩在卧榻上，睡得极不踏实，听到脚步声，连忙一个鲤鱼打挺起身，打着哈欠从屏风后钻出来，抬头一看，果然是这个催命鬼秦三泰！

秦三泰端着粥和小菜走进，把东西放在书桌上，“五少爷，吃点东西吧。”

秦满江烦他烦得不行，四处张望，“爷爷呢？”

“在打拳呢，老爷子布置的功课做完没有？”

“做完了，熬到半夜才做完。”秦满江打开窗户跳出去，“我去后面看看，马上回来。”

“五少爷，你……”

秦三泰刚刚开口，秦满江已不见踪影，秦炳蔚慢吞吞踱进来，皱眉道：“怎么，又跑了？”

秦三泰朝着后花园一指：“我这就叫他回来。”

秦炳蔚摇头：“算了，让他们说说话吧，三泰你坐下。”

秦三泰忐忑不安坐下来：“老爷子，您有什么吩咐？”

秦炳蔚打开一个柜子，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送到秦三泰面前，“这是给你的。”

秦三泰犹疑打开，里面赫然是一张地契和书册、怀表等物，大惊，“老爷子，您这是……”

“你为秦家劳碌一辈子，这些是你该得的。”

“可是……您这些年从来没有亏待我，我受之有愧。”秦三泰诚惶诚恐。

秦炳蔚正色道：“山河破碎，铁蹄将至，我去意已决，只是我走之后，你势必会受点委屈，以后请多多担待。”

秦三泰呆若木鸡：“这不刚刚打了胜仗吗？”

秦炳蔚苦笑：“打胜仗，是因为哀兵必胜，若敌军再犯，湖湘危矣，衡阳危矣，我还是早做准备吧。”

秦三泰喉头堵了无数话语，可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扑通跪下来，眼前一抹青色衣角飘过，秦炳蔚悄然离去。

唐东安、巧七、秦满江和江月明觅食四人组的聚会地点向来没个定数，有钱的时候在小馆子或者零食铺子，没钱的时候就在渡口或者街头。江月明不仅是神童，还天生一双巧手，修修补补的手艺好极了，混饭本事高超，自然成为四人小组的领军人物。

因为不怒自威的秦老爷子和老是告状的秦三泰，秦家后门和后花园成了最后的选择。唐东安又被家里伙计撵了几条街，头发乱了，衣服也脏了，鞋子上全是泥，刚走到秦家后门的小巷，一只脏兮兮的手从角落里伸到他眼皮底下：“钱呢？”

唐东安掏遍全身上下口袋，只掏出几个铜圆。

巧七呆望着他手心的铜圆，视线从铜圆慢慢转移到他脸上，怒道：“小气鬼！我都说了有急用！又不是不还你！”

唐东安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满脸沮丧，“真的只有这么多。今天早上我去柜上拿钱，被我爸爸抓住了，差点没跑出来。”

巧七也跟着他坐下来，“那怎么办？”

唐东安向来没什么主意，直愣愣看着她，“你说怎么办？”

两人还在大眼瞪小眼，门开了，一双手伸出来将两人脑袋对撞，两

人捂住脑袋，嗷嗷惨叫。

“秦五！你怎么才来？”巧七自己都没察觉，说这话的口气有多么娇嗔。

秦满江站在门口，居高临下看着两人，“你们这两个脑袋凑一块，我这心里就有点发毛，说吧，你们准没好事，对不对？”

巧七嘻嘻笑，“这次当然是好事！”

唐东安也凑上来，“月明要成亲了，你也不来帮忙！”

“就是。”巧七跟他一唱一和。

“怎么帮忙？”

秦满江即便皱着眉头，也有说不出的好看，巧七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的脸，一边拽住他，一边掏口袋把手高高伸到他面前，“看！我们的钱！”

秦满江一愣，“就这点？还有吗？”

巧七蔫了，“没了。”

秦满江嗤笑，“这才几个钱……”

巧七愤怒地指着唐东安，“都是他，平时吹得神乎其神，一到关键时刻就没谱儿了！”

唐东安挠着头讪讪道：“我也不知道我爸爸会查账的嘛……”

秦满江醒悟过来，“不对，你们弄钱想干吗？”

“学校连薪水都发不出来了！”巧七又凑近了些，闻他身上香喷喷的肥皂味。

秦满江看出她的企图，一把挡开她，“你们疯了！那么多人要发薪水，把我们三个卖了都不够！”

唐东安鄙夷道：“什么呀，我们是为了巧七她哥！”

秦满江大惊，“月明的婚礼办不了了？”

唐东安继续鄙夷，“你读书读傻了吧！这日子好不容易定下来，当然要办！”

看秦满江皱眉头，巧七捅了唐东安一下给他报仇，冲秦满江挤出笑，“当然要办，所以我要赶紧凑钱。”

秦满江拍拍巧七脑袋，“就凭你，还是算了吧。”

巧七缩着脖子，眼睛闪闪发亮，整个人像是要飞起来。

“这不还有我嘛！”唐东安把巧七拉回现实。

秦满江斜他一眼，“你今天还有胆回去吗？回去的话，关几天才能放出来？”

唐东安蔫巴巴坐下来。

巧七暗暗踹了唐东安一脚，期待地看着秦满江，“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

秦满江避开她的目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爸从来不给我钱……”

巧七蔫巴巴坐下来。

秦满江也蔫巴巴坐下来。

巧七叹气，“一文钱难死英雄汉！”

唐东安叹气，“一文钱难死唐三少！”

秦满江也不由自主叹气，“唉，一文钱……”

肚子咕咕的声音响起，巧七饿狼一般突然盯着秦满江，“有吃的吗？”

为了一口吃的，三人冒险将阵地转移到秦家后花园小亭子，巧七和唐东安坐在石凳子上翘首相望，一是怕秦老爷子，二是饿得实在心慌。

有秦老爷子在，秦家简直成了一个水泼不进的铁桶，如果是来蹭口吃的，大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几个孩子只要想玩一玩，无处不在的秦三泰和手下肯定会冒出来严加斥责。自从江桂子和江习庄夫妻断绝关系，家里两个孩子也跟着遭了殃，径直从天上落到泥巴地里，巧七这些年等于吃百家饭长大的，江月明脸皮薄一点，只固定吃秦家饭和唐家饭。

很快，秦满江端着一个锅跑来，“就剩下这点粥了。”

巧七抓起勺子就吃，唐东安和她争抢，两人都饿急了，吃得满脸都是。

秦满江嫌弃地看着两人，“平时就不知道省着点，等到现在才知道着急。”